

论京剧“四大名旦”的唱腔音色

□王庆玲

20世纪初至今,百余年来京剧一直是旦角的天下。男旦中又数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位最为走红。他们以各自的风格特色,各自的代表剧目,形成了四大流派。最能代表戏曲流派特色的当然是唱腔,而唱腔音色的特点在戏曲流派的形成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如梅派的圆润、程派的含蓄、荀派的柔媚、尚派的刚劲。

“要吃饭、一窝旦”。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是20世纪20年代起在京剧舞台上异军突起的四位艺术明星,他们以各自的风格特色,各自的代表剧目,形成了四大流派,改变了老生唱主角的一统天下,形成了旦角挑班唱戏的新局面,创造了京剧舞台争妍斗奇、绚丽多姿的鼎盛年华。四大流派有其各自独特的音色,在演唱上,大都从唱气、唱字、唱声、唱味、耍腔、唱情等方面显示自己的独特魅力,通过声、色以及润腔的变化,形成不同的韵味美,扬长避短尽其量与各自流派的演唱特色相得益彰。细微之处,还包含着不少为曲谱难以体现,也无法详尽记录的特殊音色形态,这些最能体现行当流派唱腔的个性。

一、梅(兰芳)派、梅兰芳集京剧旦角艺术的大成,综合青衣、花旦、刀马旦的表演特点,创造出自己特有的表演形式和唱腔——梅派。代表剧目有《贵妃醉酒》《天女散花》《宇宙锋》《打渔杀家》等。嗓音圆润、扮相秀美是梅的最大特色。梅的演唱音色体现了中国的传统美——端庄娴雅、平和中正、天然无痕,表面上规矩平淡,内中深沉含蓄、气象万千,易学难精。他精通音律,吐字讲究五音、四声、尖团而不拘泥。发声善用共鸣,无论何种音韵的字都能使之莺声圆啾,具有端庄娴雅的古典美,平和中正,恰到好处,处处出自天然,全无斧凿痕迹。他的唱做完全由传统中来,无一腔一式无来历,但又无一腔一式照搬传统,故能使人耳目全新毫无刺耳、扎目之感,看上去似无明显特色,实即梅派艺术之特长。

梅腔宗陈德霖与时小福的见棱见角,过于方正,通过兼收王瑶卿后,行腔层次分明但已无明显顿挫,大方自然,毫无懈怠,其音色艺术已完全把陈、时、王腔梅化了,属音色中不加花、不乱颤、绝无险腔怪腔的传统美。梅腔不用闪、垛、顿音等讨俏,也常为完美描绘人物音乐情态而设计、加入、运用新音色,但又不显山露水,顺畅流利。其演唱艺术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中和审美功能。梅腔炉火纯青且表面平易,许多唱段能不腔而走,得到很大程度的普及,诸如“苏三离了洪洞县”、“海岛冰轮初转腾”等。他运用湖广韵,尖团字已渐入化境,毫无刻意求工之感,适度、自然、甜美,总体突出圆融。梅派唱腔音色精雕细刻、删繁就简、去冗存菁,臻于完美,特别是其率先在文武场伴奏中加入京二胡音色——人声、京胡、京二胡、月琴、三弦、檀板皮锣,几种音色混合交响,极大地丰富了京

剧音乐的音色艺术美和表现能量。

梅还吸收了大量昆曲的表演、唱腔、身段来充实其旦行艺术。他的唱工总体突出一个“圆”。梅腔嗓音圆润甜脆、音域宽广,音色极其纯净饱满。由于养到功深,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故其唱工从不过力用气,始终保持平静从容的气度,从而高音坚实,低音宽阔,到晚年仅音高稍有变化,依然珠圆玉润,无一句有气馁音懈之处。同一个剧目的每次演出细节常有不同,能够日臻完美,以高度的形式美陶醉观众。

二、程(砚秋)派、他在艺术上勇于革新创造,讲究音韵,注重四声,并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创造出一种起伏跌宕、若断若续、节奏多变的唱腔,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程擅演悲剧,编演过《鸳鸯冢》《荒山泪》《青霜剑》《英台抗婚》《窦娥冤》等戏,大多表演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风格含蓄、幽咽婉转是程腔的最大特色。程创制新腔得到了王瑶卿的直接指导,是结合自己倒仓后嗓音变化,出现脑后音和鬼(诡)音的特殊情况设计的。程倒仓后由于声带闭合不严必须极大地加强对气息和声音的控制能力,因此只得勉为其难,在歌声中出现超常的反差:多用新腔、险腔、异腔形成有棱有角、强弱高低对比鲜明;以气催腔、藕断丝连、刻意收敛放纵、强调渐强渐弱;叫头、高腔、长腔每每拔地而起,盘旋而上,至极高处犹如一缕游丝飘曳天外;低腔、小腔他全凭潜气内转,如同石阻急流,迂曲而下,幽咽回环,真正做到无声胜有声。尤以韵母送气的“硬擞音”为旦行演员所不多见,且大都用于唱腔行进的快速转折处;他又擅用快颤音和慢颤音,常在脑后音和鬼(诡)音中调出一种凄厉的音色。程派演唱最善于体现中国古代善良妇女外柔内刚的性格。上述这些润腔技巧加强了程腔的悲剧人物的感情深度,很好地表达着人物生死两难的戏曲音乐情态。如果说梅派的“新”不落迹象,程派则从里到外,彻底全新。程以独树一帜的发声、吐字、用嗓、润腔、行情等综合技巧创造了深意曲折、抗坠断续唱腔。其“抗”是由低向上拔高,故“脑后音”弥漫,但“气口”要灵巧,以化其浊,才能化噪为谐;“坠”是由高向低盘旋,使“鬼音”延长而缓降,化聚为散。所谓以气催腔,即用气息把脑后音托起来,使旋律抑扬峭拔,化散为聚,巧妙地与“鬼音”衔接起来,听来似断似续,如珠走玉盘,铮琮齐鸣。程砚秋精美绝伦的唱是以其中国传统歌唱音韵学的深厚功力作支撑的。程腔虽以幽咽婉约著称,却于柔媚之中,别具一股刚烈之气,锋芒逼人,寓刚于柔,强烈感人。通过娴静凝重的舞台形象表现古代的女性,特别是那些遭遇悲惨具有外柔内刚性格的中下层女性。

作者单位:牡丹江市文化艺术中心

责任编辑 王庆斌